

【日本】

大薮春彦著

吞舟之鱼

柳青译

吞舟之鱼

大 薮 春 彦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吞 舟 之 鱼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1.1147 定价:10.80 元

内容简介

失踪 20 年后，黑须平吉回到了故乡。但在荒野中，他却和兄嫂乱伦；然而暴徒袭击中，他却勇救哥哥吉孝；更在暴雨中搭救遇难的船只……

身为镇长，吉孝却无所不用其极地置弟弟于死地，还恶毒地挖掘弟弟的隐私，即使平吉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

吞舟之鱼睁着森黑神秘的眼珠，瞪视着黑须世家，究竟他们兄弟两个，谁才是受到诅咒的呢？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9)
第三章	(74)
第四章	(118)
第五章	(164)
第六章	(183)

第一章

1

有个山岭。

位于崇山险峻的山巅，名叫荒谷岭，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古战场，不知有多少英勇武士埋骨于此。

如今，那儿虽然已开辟了汽车道路，可是荒谷岭还是人迹罕至。

另外还有和它平行的国道三六四号可通行，它是起自福井市通往石川悬黑濑市，再过去则连接国道八号道路。

下了荒谷岭就是须山镇。

也就是石川悬江沼郡所辖的须山镇。

山岭上停立着一个男人。

是一位褐色面孔的奇男子。

他站在盛暑的阳光下，俯视着那沉甸甸的铅灰色河川，那是一条源自大日山，滚滚而来的雄壮河流。

名叫动桥河。

但是，须山镇的人们并不那么叫，反而称作“吞舟之河”。

日本大正年间，这儿流传着一则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织田信长派遣天下大将柴田胜家，攻打佐分利氏，大战于加贺。佐分利氏是属佛教真宗石山本愿寺的信徒，也是早年为木曾义仲所败而跟随平通盛逃亡加贺的武将后裔。

其时，加贺一带还是本愿寺徒众们的势力范围。

在长享二年（西元一四八八年）时，数万暴民高举南元

阿弥陀佛的旗帜，进逼当时加贺大元帅富樫政亲堵候的城堡；最后，终于攻陷了城堡。

大帅也因兵败而被迫切腹自杀，自此加贺成了佛教真宗徒众们治理的地方。

话说当时，佐分利氏的实力本足以抵抗柴田胜家的攻击，而且高唱抗战到底与国土共存亡，战况剧烈双方互有胜负。不幸的是，佐分利氏出现内奸，那就是出身大地主的土绅富豪——须山氏。须山氏原本属于佛教真宗徒众的阵营，不料竟然叛变作乱。抓到佐分利氏一家族的人都斩首示众，手段残酷，佐分利氏一家几乎无一倖免。

而佛教真宗徒众治理加贺的局面，也至此告一段落。

佐分利氏族人中，唯一倖免于难的是他的妻儿。他们冒着千辛万苦，隐姓埋名落脚在现今须山镇邻近地区，不幸却为奸人密告而遭逮捕。

其妻儿的年龄尚轻，而在被捕现场其妻不仅为须山家族的武士所强暴，还在受尽凌辱后，将她五花大绑丢进动桥河里。幼儿也被砍头后，一起丢下河里去了。

但动桥河开始有了奇怪的传闻，却是在这件惨案发生后十数年。

事情是：河上有许多来往船只，都无缘无故地消失踪影。虽然经过调查，可是原因不明。

不知怎地，当时开始传说着河里头栖息着大可吞舟的怪鱼。

甚至还有绘形绘影的目击者。传说在雨季涨潮浊水滚滚时，有人看到倾盆大里，出现了巨大的黑鱼背鳍。

但不久后，那只巨鱼象是游向阎罗殿去似的，消失在目击者视线之外。

因此，人们都叫它吞舟之河。

这时，那名男子正沉地看着吞舟河。他的相貌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模糊不清。

看得更仔细些，只见那男子注视吞舟河的双眸看着远处，

似乎正凝视着流逝中遥远的过往岁月。

他出现在须出镇是两个钟头后的事。

刚开始，他是站在吞舟河和山巅道路交叉处，那里有座坟墓，是佐分利氏家族的祖坟衣冠塚。

须山镇只是个人口不到八千的小山谷城而已，所以人们大都互相认识。

因此，看到男人的姿态，街坊的人们一眼便能看出他是外乡人。

只见他身穿T恤、牛仔裤，脚蹬运动鞋，骨架粗犷，完全一副劳动者的样子。

然后在多位镇民的注目下，他浑身沾满臭汗和灰尘，两手空空地步下了山路。

出了衣冠塚，走过动桥河，他向着城中区的莲光寺迈进。

艳阳下日光晒红了他的脸庞，正是近午时分，他短小精悍的身影投射在太阳光下的柏油路上。

他踽踽地走着，接着转向须山镇里的菩提寺，走进一片墓地。

站在一处坟墓前，那里空旷无际，虽然阳光炙热地晒在他身上，象要吸尽他肌肤上所有水份似地，可是他仍然无动于衷。

他默默无语地呆望着墓碑。

那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黑须家族历代祖先之墓

黑须吉孝接到报告后，已经是下午三点多的事了。

黑须吉孝是当地镇长，而岗哨派出所发镇公所的消息，是说：

有一位来历不明的男子，长久停立在黑须家祖坟前，是否有人晓得？那个人一路走下荒谷山腰来到衣冠塚，呆立良久，他的举止怪异，值得怀疑。

黑须吉孝今年四十二岁，是望门之后，他的家族几代管理须山镇这个地方，他可说是家喻户晓名人。其为人处事极

为严谨。

似乎忐忑不安，使得自己势必亲自出马查询不可，虽然说不上别有理由，可是不知怎地总有一丝阴暗掠过心头。

一路走下荒谷山路的行径，实在是奇怪得很，尤其是长久停足衣冠塚前更令人不得其解。

甚至还来到黑须家族坟前。

对于陌生男人前来的动机，黑须吉孝深感不安。认为他或许是冲着某种不良意图吧，总是令人害怕，而且莫测高深。

爬上的莲光寺是一处名刹，住持觉慈正恭，那人来到庙堂前。

“人还在吗？”

“还在。”觉慈脸色苍白地答道，而且眼睛直盯着坟墓，一动都不动的。住持边指着坟墓边说道。

“是怎样的一个男人？”黑须吉孝郑重地询问道。

“是位面孔黝黑，举止稳重，看来象是一位败夫走卒，干粗活的男人。令人生畏……”

觉慈看得出黑须吉孝这个系出名门身材短小，一向带着发青而苍白皮肤，冷酷无情、自私而又神经质的脸上，这时正青筋暴跳着。

“是吗？……”黑须吉孝点头说道。

这时觉慈即刻提醒着，“最好别呼叫警方比较好吧！”

“是啊！我想白天他不至于胡来，但在黑须家坟前久立不动实在令人起疑，或许他有事找我，我还是去看看好了。”

黑须吉孝走向墓地。

那男人已经坐在黑须家墓前的石阶上。

双方越来越接近，然后紧紧注视着对方，不发一语。

是个相貌很差，带着犯罪嫌疑、表情阴晦的男人，他看来才不过三十出头。

黑须吉孝顿时抓住时机，停下脚步，并且手指着墓碑，劈头就问道：“我是黑须家的人，你究竟是谁呀？”

身为镇长，黑须吉孝从来都是所向无敌的。他不但家中

拥有数百名长工，而且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可以召来警察。

要想从镇上赶走一个男人那真是易如反掌。

只是，此刻只有他一人，便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别为人所乘而遭殴打。

陌生人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无语地看着黑须吉孝。“你回答啊！”他的语气更加强硬。

那男的终于回答说，“我说道永宏行。”

“是道永宏行吗？能否说说理由来听？”黑须吉孝仍然一副盛凌人的姿态。“什么理由，你说呀！”

道永抬头一直盯着黑须吉孝，他目光锐利，将拂拭着额上汗珠的双手在牛仔褲上擦了擦。

“为什么独对我们家坟墓那么有兴趣呢？”

“.....”

“再不说，我可要叫警察来罗。”

“.....”

“你到底打从哪里来的”

“.....”

那男人连眨个眼都没。

黑须吉孝愈来愈焦躁，因为他从来没碰到过如此骄横无礼的对手。这位自称道永的男子，看来象不怀好意，摆明了是冲着黑须吉孝而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觉慈走向前去说道，“道永先生，容我介绍，这位是这里的镇长，位高权重呢。而你却端坐在他们黑须家坟上，如果有事的话，请回答啊。”

“.....”

男人依然一语不发。

黑须吉孝一时不安地嚷着，“住持，麻烦你叫管区警察来吧。”

觉慈一听，马上道：“是。”就转身而去。

这时道永却出声叫住他，“慢着。”

觉慈回头看到，道永正虎视眈眈地死命盯着黑须吉孝。

“哥哥！”

“什么，什么的叫哥哥——！”

以为道永开始拿他穷开心似的。

“你不认识我了吗？”

“……”

“我是黑须平吉啊！”

“你是平吉——”黑须吉孝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真是太意外了，眼前时光倒转，故事须从头说起。

2

二十年前的秋天，弟弟黑须平吉突然行踪不明失踪了。当时平吉才十二岁大。

当天上午有人目击到一位少年走上荒谷。

翌日曾派出搜索队搜索了整座荒谷岭，连断崖绝壁都未遗漏，但却无任何收获，所以大家都认为平吉一定是在登山时，不小心失足跌落谷底。

虽然历经七天七夜搜寻，可是依然不见平吉的踪。

在停止搜索的次日，有一位进入深山采摘香菇的人提供线索说，平吉失踪当天他在深山里看到一位少年，和一条茶褐色的大狼狗奔驰在羊齿草原里。

当时在崇山峻岭中，应该不可能出现少年和野狗。

因为那只是瞬间视觉的一闪而过，或许是一种错觉，出于目击者的幻想吧。

虽然如此，黑须家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马上请目击者带路再度登山搜索，可是还是无功而退。在那浩瀚深山里继续找了五天，仍然一无所获。

让人觉得平吉的失踪有点鬼使神差，充满神秘。

首先，说是少年牵着狗，可是黑须家的狗拴得好好的，而平吉朋友家的狗也并没有外借。

如果目击者所说属实，那平吉就是因迷失方向而遭到山难，一去不回；而且说到曾见过野狗的事解释为落入山难或许较为可信。

对于野狗的传言，邻镇的某位森林巡逻员知道最为详细。

黑须家族从菅建署那儿得来野狗的消息。传闻在荒谷岭一带有一群野狗，捕捉野狗也算是内政部还建署的任务工作之一。虽然利用陷阱以毒肉为饵加以诱捕，可是统统失败了。

带头的大狼狗积为狡猾，怎么都拿它没办法。

据说那只带头狗就是一只茶褐色的大野狗。

——难道平吉被狗吃掉了么？！

想到就令人不安。但这实在不可能，再说要是被吃掉的话，应当遗留有制服和骨骼才对。因此，搜索队伍三度入山。

平吉失踪时，哥哥吉孝当时已二十二岁，两人相差十岁，带头引领搜索队入山的就是吉孝。

黑须家在北陆（包括福井、石川、富山和新泻等县的总称）一带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拥有一片广大的山林土地。手下有二百个以上的山林长工，分成检木、采伐、运输和植林以及制材等各部门。

所以需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从无虞匮乏。

但是又过三度搜索仍无所获，毫无线索。

最后只好颓然地放弃搜索，当作平吉已不再生存于人世间了。

虽然看开了，可是吉孝并不以为平吉是被狗吃掉。反而觉得平吉或许和野狗首领为伍，当起好伙伴呢。至于他是否聪颖过人，如何驯服野狗和它们相依为命，却一无所知。

说到不明白的事，所有关于平吉的一切都讳莫如深。

老实说，平吉和吉孝两兄弟并非意气相投。以长相和体格而言，平吉和那肌肤苍白毫无血色的老哥恰成对比，他是一脸黝黑，体格魁梧的样子，天生就是两个极端。

而且，平吉性格古怪，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谁也不明白。

最早是从小学开始，不管老师问什么，就是不搭理，活象不轻易开门的贝壳，任凭你责骂鞭打，他也只是冷眼瞪着你，一语不发。

最后，无论是双亲或老哥吉孝，都束手无策。

某一年寒冬时节，刚下过一场雨，平吉竟然在到校路上跳入一处水坑里打起滚起来。活象恒河里的鳄鱼趴在浅滩翻滚般地满身是泥。

同伴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当吉孝接到通知赶到时，平吉还在泥浆里打滚，在吉孝感觉中他就象口中衔着猎物的鳄鱼。看到这样，吉孝赶紧一把将他拖起来，平吉早已冻得面无血色，气若游丝了。

吉孝顿时加以殴打。其实觉得平吉的块头已不输他的哥哥了，但吉孝深知其弟绝不敢还手。不只是因为他是哥哥，也因为平吉从来没有跟同学打过架。并非他脾气懦弱，而是没人愿找他打架。如果有人找碴，平吉也会忍让不跟他计较。

当夜，平吉整个夜里不断发高烧。次晨即刻住进公立医院，经诊断原来是急性肺炎。

到了住院第三天的黄昏，病房里竟然不见平吉影子。黑须全家上下赶紧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最后，被佣人发现他竟躲到马房里睡着了，只一个脑袋瓜露出草堆，身旁还睡着一匹马儿呢。

他可以说是个无比酷爱动物的人，跟猫儿、小狗、小鸟和牛以及马——无论什么动物一下子就混得很熟。

父母亲对他深感棘手，父亲曾经带他去看过神科大夫。诊断出结果是身心发育正常，智商也很高，只是较为木讷寡言。其实他并不缺乏父母关爱，而父母亲对他的怪异举止也伤透了脑筋。

平吉国小五年级的时候，父亲曾经对吉孝说过一段话。

他提到了一段有关黑须家族不足为外人道的秘辛。

据说背叛并且灭了佐分利氏的黑山氏原来就是黑须家的祖先。只不过改名换姓，其理由说来颇令人振惊。

传说黑须家代代必有叛逆者。不管是男是女，必定有一个人会莫名其妙地离经叛道——作乱反叛。

事实上，在黑须家城堡里有一处坚固的地牢，牢里囚禁的就是父亲的一位叔父，都已白发及腰，象个瘦削的幽灵鬼怪。

幸好祖父只生下父亲一人。假如生了两个的话，其中必有一人会企图叛乱，终其一生必须坐牢囚禁到死。

操纵他们命运的，就是传说中的吞舟之鱼。

据说生下叛逆的孩子那年，河中就会出现吞舟之鱼，在那要下雨的晦暗河面上会浮起巨大的背鳍来。

平吉出生那年，就曾有人目睹吞舟之鱼。

父亲并不相信那一套，如今科学高明，世人不相信冤魂之说。

况且，除了亚马逊河般的巨川，巨大河流里当无栖息着吞舟之鱼那般事情。

可是现实里的平吉的确有怪异举止。

传言当年背叛并杀害佐分利氏的须山氏的须山氏族人里，将抓到的佐分利氏的妻施加暴行继而投入河里的凶手，听说是个相貌魁伟的奇男子。

平吉令人感到就有些类似其祖先。

虽然父亲那样说，可是吉孝对于父亲的话却付之一笑。虽然平吉怪异癖举止超乎常情，可是精神科大夫诊断并非精神病患者。即使弟弟出生当年曾有人目击过吞舟之鱼，可是说弟弟会起意反叛黑须家一事却令人难以想象。

在从前或许可以，如今遗产继承和其他一切都有法令规定，想以那时代般另有用心的企图已难奏效，而且他们只有兄弟两个人。

听到吉孝这么说，父亲的不安稍减。

而一年后，弟弟却下落不明。

吉孝认为弟弟已经死了。

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被野狗咬死，而是和野狗到处游荡

烧戏时，发生了意外，他想到弟弟一定会驯服野狗，只要是他想干的事，没有办不到的。

当年冬天里，弟弟在泥水中打滚的一幕，又清晰地映在眼前，他活象一只衔着猎物大张其口的鳄鱼，手上不知抓着什么东西一边打滚着。后来吉孝想，那或许是一种灵魂附体的现象。

据说被灵魂附体的人，举止就会象那类动物的动作。

现代文明的灵异专家们却也说到同一现象。

就是说人被灵魂附体，如果想要完全变成那种动物的话，在某种程度里确实可以做到。

尤以特别钟爱动物的平吉来说他能够善体野狗的心绪，甚至于二者合而为一也说不定呢。

前年母亲刚过世，父亲又年老了，身体非常虚弱，为了遗产继承一事曾和法律顾问商量过。

父亲说过要去法院声请宣告弟弟死亡之事。

因行踪不明逾七年而音信全无，可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一旦依法宣告死亡后，如同自然死亡一样同具法律效果。

律师办妥法定手续，得以宣告失踪死亡都已是第八个年头了。

那一年年底，父亲不幸逝世。

3

“你真的是，想不到真会是……”黑须吉孝声音颤抖着难以置信。

“变得太多了是吧？”平吉问道，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吉孝。

“你真是平吉？我简直认不出来罗。也万万没想到你就是平吉……”吉孝擦拭着满头的大汗。“什么证据都没有，除了把你当弟弟认了以外别无良策。但是，在我仍有些记忆。”

“记忆？”平吉问。吉孝觉得一阵晕眩袭来，摇晃得好象得了恶寒似地。可是那摇晃摆荡的感受当中，回忆渐渐具体了。

渐渐地二十年前弟弟的面貌已和眼前的男子重叠在一起。

“我也记得。”平吉第一次站起身来“可认得出我？”

平吉身高一米八，而吉孝的身高勉强只到一百六十公分高而已。

“我们来说说看。总之，你究竟是谁呀？”好不容易吉孝才点头示意。

他们两肩并肩慢慢往镇上行去。

确实他的面貌轮廓和弟弟相象，要是让他面对大伙亲友的话，一定更可确定。

吉孝想来百分之九十九准是弟弟没错，只要跟他谈谈话，一切就可明白了。

可是脑中一闪想到那么一旦确认是亲弟弟以后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早在从前就向家事法庭申请宣告弟弟失踪死亡了，依法同死亡具同等效力。所以自然所有权利均一笔勾消。

然而，就在失踪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竟突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当然回复一切法定权利，遗产继承亦然。

民法继承篇有关财产分配规定有：

“因失踪死亡而得遗产继承利益者就其现在仅余部分负有返还前项财产之义务。”

换句话说，吉孝应就自己继承财产现今价格的一半交还平吉。

吉孝继承父亲高达数百亿圆价值的大片森林山地。虽然当初遗产税所费不真，可是如今木材涨价，做整体来说总值还是有增无减。

如果是一半的话——也是一笔庞大得令人晕头转向的巨款。

固然无法付予现金。而且承受庭训不得让渡山林，因为那是黑须家世代祖传必须子孙万代相传下去的东西。

平吉经过二十年岁月突然回家的目的仍然不清楚。但除了为分家产之外，还会有什么呢？

要是依法被要求付出一半家产时，不能不给。

——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

吉孝的步伐始终使不出力来。

整个黑须家一下子笼罩在黑云密布的气氛里。

忽然想起了父亲生前的话，难道真是那支——吞舟之鱼作怪吗？出现在平吉出生那年冬天，雨幕中灰暗河面上的那支露出巨大背鳍的吞舟之鱼。

想来父亲说的对，反正弟弟是背负着搅乱黑须家命运而出生的。

吞舟之鱼正说明了那件事。

弟弟举止怪异非常特殊，是恶魔投胎。

就象有时候易容化为人间的恶魔，用锐利的眼神一闪一闪的观看人们一样，弟弟的怪异行为是附在他身上的诅咒，逼得弟弟苦不堪言，为了隐藏自身被诅咒的生命，弟弟的奇异举动正是一种挡箭牌呢。

——为什么，当初都没注意到？

不禁一股寒意爬上背脊。

纵然这正是千真万确的、如假包换的弟弟，那二十年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何以不早一点通知他还活着的消息呢？

衣着褴褛，虽然体格健壮，可是表情晦暗和过去一样，既无笑容又懒得说话。

据说他沿路下了荒谷岭，最初曾挨近佐分利氏家族被害的衣冠冢停立良久。

——难道真是魔鬼化身？